

陶淵明集

上海  
圖書館印行

# 陶淵明集



上海  
大新圖書社印行

中華民國廿四年四月三版

全書——一冊

定價——一元五角

陶淵明集



校點者 大新編輯部

發行者 大新書局

印刷者 大新書局

出版者 大新書局

總發行所

上海露香園街  
春華里五號

大新書局

# 陶淵明詩研究

北流陳一百 百一

歐學東漸，新學者盛倡『文學革命』之說；以爲吾國舊有文學，皆彫飾粉塗，僅存軀殼，內鮮真情，有違自然之則，非合文學之旨，欲一起而盡殲之，其說實不思之甚。溯自三百篇以降，詩人如泉湧出，優指難窮；作品之富，世少其匹。其中如陸士衡，潘安仁，鮑明遠，郭景純，謝靈運之徒，皆麗辭藻句，文采斐然，雖間或稍傷彫刻，要亦未足以爲大病。至其高超沖淡，不泥舊格，深具文學之價值者，亦復屢見不窮。屈子以憂國之懷，居瀟湘之汜，長歌浩歎，率屬真流，古詩十九首，情如辭美，步兵浪漫，繾綣情深，迨至淵明，其詩更爽朗精拔，不染凡塵，無聲病之拘，而不失爲辭章之秀，得自然之致，而不苟爲鄙俚之言。可謂靈形兼重，意體雙善，方於舊之二而專事揉飾，與今之專講內情者，而無過與不及之弊。大哉陶子！可謂兼新舊之長，最足爲吾人法者矣。

淵明之詩，最得詩之原旨。詩者，感情之流露也；人格之表現也；生活之寫真也；自然之影像也。其一篇一句，與作者皆有莫大之關係；吾人苟欲加以研究，不可不審慎。否則匪惟作者之真

旨不易得見，抑常易陷於斷斷誣罔之罪，其害滋大。今特將吾人之所應注意者，到舉於下：

(一) 客觀 簡人文學爲作者真情之代表。吾人必須以客觀之態度，詳加觀察，庶可得其真際，善者不掩，疵者不諱，一以見真爲本。近人研究舊文學者頗多，然多不免雜用主觀，左右附會，可戒也。

(二) 忍耐 文學作品，蘊蓄最深，吾人必須耐心靜讀，細細玩味，以求其真髓。否則走馬觀花，紅白莫別，亦殊無益。吾嘗見今之學者，往往對於他人全部之作品，曾未讀畢，執其一端，遽下評斷，而自以爲豪髮不爽，亦可笑也。

關於研究簡人文學應取之態度既如上述。今可進而論淵明矣：大凡一作家有一作家之個性，品格與人生觀，因而創出一種特殊之文學。屈大夫因遭放逐而賦離騷，蘇李受盡胡地風霜，而有千秋不滅之唱和。蘇李或以爲後人僞爲，杜甫感盡顛沛流離之痛苦，而卒成爲絕世詩人，自古詩人之產生，莫不有其所以產生之原因焉。鐵奴 *Iron* 在其所著英國文學史上謂『文學作品之不同，乃由(一)人種，(二)環境，(三)時代之不同而出』。然則淵明之所以能卓

然成爲大家者，要亦有其原因爲其潛勢者焉。

(一) 種性

陶淵明，名潛，字元亮。生於東晉咸安二年壬辛，卒於宋元嘉四年丁卯。其曾祖父陶侃爲東晉名臣，品格最高。淵明命子詩頌之曰：『功遂辭歸，臨寵不忒，孰謂斯心，而近可得。』命子詩爲淵明年少時所作，竟以『功遂辭歸』一語崇稱之，可見其少年志趣矣。其外祖父孟嘉，亦極清高。淵明作傳稱之曰：『行不苟合，言無夸矜，未嘗有喜愠之容，好酣飲，逾多不亂。至於任懷得失，融然遠寄，旁若無人。』淵明父母兩系皆有如此高尚之人格，可見淵明之所以爲淵明者，有由來矣。

(二) 環境

淵明潯陽柴桑人。長江徐流其北，鄱陽隱聚其東，廬山兀立其側。風景之幽麗，鮮有其匹。淵明詩最善寫天然景色與田家生活，其天然之環境亦與有莫大之關係焉。再淵明生丁晉宋之交，亂將轉相攻伐，紛定不常。道子招權納賄，混濁不堪；桓玄起而滅之，劉裕旋起討滅桓玄，後更篡晉爲宋。淵明感上不遇賦序文云：『自眞風告逝，大偽斯興，閭閻懈廉退之節，市朝驅易進之心。』詩中有云：『終日馳車走，不見問所津。』可見當時仕途惡劣，趨權逐利之一斑矣。淵明

一面因己道之不能行，不肯隨污同俗；一面因劉裕之撥亂，恥事二君，遂巍然退隱。作『歸去來辭』焉。淵明之至是而大變，社會環境之影響於淵明者，亦可謂大矣。

(三) 時代 當時因老莊學說之盛行，與佛教之輸入，社會上忽發生一種新人生觀念。卽梁任公所謂『厭世的樂天主義』者，淵明當受其影響。

以上將淵明一生生活中之潛使性論竟，今可將其在詩中所表現之人生觀、田園生活、人品、主張、道德觀念，一一條而論之。末更稍論其詩學之淵源、詩之特點，對於後世之影響、批評，及其詩在文學史上之地位。

## (一) 淵明之人生觀

老子主『自然』；莊子尚『達生』；而佛教又有『超世』及『理想國』之說。淵明源出儒家，因受茲三者之影響，而創成其箇人的人生見解。此見解無時不在其詩中躍現，詰其詩味其言，而其抽象之人生宛如浮現簾幕間矣。

(a) 自然 淵明以爲人生一舉一動，咸須委順自然，以存其真，凡稍有矯揉違性之行爲，皆當屏絕。

歸田園居詩云：『久在樊籠裏，復得反自然。』

歸去來辭序云：『質性自然，非矯厲可得。飢凍雖切，達己交病。』

以仕宦爲樊籠，而以歸隱爲得自然，淵明之異於流俗者可謂遠矣。淵明之所以息交絕遊，歸享田園之風味者，蓋亦欲行其自然之志爾。

(二) 淵明以爲人生猶如逆旅。人生於世，亦如小舟之飄浮大海，世態遷移，風波轉折，歷盡艱辛，究有若何之代價耶？有若何之趣味耶？且人之一生，曾不若目之一瞬，電之一擊，一塊黃土，無時不與我相招；忽念及此，能不寒心！此淵明之所以不能不流於悲觀，而入於厭世者也。

詩中有云：『家爲逆旅舍，我如當去客。』

雜詩末首云：『前途當幾許？未知止泊處。』

詩中又有云：『一生復能幾？倏如流電驚。』

夫人生既如此，則曷復戀戀人世，不自早謀死地乎？抑又不然，夫吾既已生世爲人，便應共守自然之原則。聽天命之所之，不可稍加戕賊。蓋戕賊則非自然矣。歸去來辭末句云：『樂夫天命復奚疑？』神釋篇云：『甚念傷吾生，正宜委運去。』卽此意也。

夫既生矣，則不能不生，生之又殊無益，此種勉強之生活，可謂難極矣。故淵明不得不在悲患中尋愉快，從悲觀中以求樂觀，此其『達生主義』之所由出也。

詩中有曰：『俯仰終宇宙，不樂復何如？』

（三）淵明以爲委身大化，無喜無懼，得日算日，應盡便盡，永不願受一毫思想上與物質上之束縛，可謂真愛自由者矣。

神釋篇曰：『縱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懼。應盡便須盡，無復獨多慮。』

詩中有曰：『且極今朝樂，明日非所求。』

（四）醉鄉遁世主義。淵明最好酒，詩中幾無篇不言飲酒。論者或謂有所寄託，吾謂不然。

蓋淵明爲詩最尙自然真率，苟不好飲，斷不爲如許之無病呻吟也。且淵明之飲酒，異乎常人者也。

其飲酒之動機，純欲以忘憂解悶；匪惟對於自然原則，毋稍矛盾，抑且有補於其人生觀之履踐。蓋淵明既目人世爲煩惱之場，勢不能不飲酒以忘世也。盧阜雜記：遠師結白蓮社，以書招淵明。陶曰：弟子嗜願，若許飲，卽往矣。讀此，淵明視酒之切爲何如耶？淵明詩中，亦有言及其飲酒之意義與目的者如——

連雨獨飲云：『故老贈余酒，乃言飲得仙。試酌百情遠，重觴忽忘天。天豈去此哉？任真無所先。』

還舊居詩云：『撥置且勿念，一酌聊可揮。』  
是淵明之飲酒，純欲以忘天任真也。

（五）唯心說 淵明深重內心，而忽視外界一切物質之生活，以爲人之所以爲人，全憑其內心之活動。軀魄特其附物耳！故人生者心生而已矣，體之存否，不足計也。其說殆與死奴（Zenō 340-265 B. C.）之斯多噶學派相似。斯派以道德爲至善，返璞自然爲依歸；常滅外物之慾，以增精神之樂。『以脫離社會之煩擾，而以內心之生活（A life within）代替現狀之生活。』淵

明詩有云：『形骸人已化，心在復何言？』深知此意者也。

## (二) 淵明之品格

淵明襟懷曠達，品高超，吾人每讀其詩，想見其爲人，有如絕代佳人，亭亭玉立；又如凌波仙子，飄飄欲仙；復若聖徒顏子，安貧樂道；又如慷慨壯士，撫劍行吟。今將其詩中所表現其箇人之品格，分而述之：

(一) 閑靜 淵明自少卽酷愛閑靜，樂好自然。其告子儼等疏云：『少學琴書，偶愛閑靜。開卷有得，便欣然忘食，見樹木交蔭，時鳥變聲，亦復欣然有采。嘗言五六月中，北窗高臥，遇涼風暫至，自謂羲皇上人。』少時已有如茲風韻，可見其有得於天性矣。

(二) 豪勇 淵明自少卽極有豪氣，其擬古詩曰：『少時壯且厲，撫劍獨行遊。』及長，豪放之氣，仍未稍減，觀其詠荆軻詩曰：『燕丹善養士，志在報強嬴，招集百夫良，歲莫得荆軻。君子死知已，提劍出燕京……心知去不歸，且有後世名。登車何時顧，飛蓋秦庭凌，偶越萬里，遙遙過千城。』

圖窮事自至，沒主正怔營，惜哉劍術疎，奇功遂不成。其人雖已沒，千載有餘情。」對於荆軻何等崇拜，淵明雖隱逸林泉，忘形物外，然未嘗不有荆卿之志也。

（三）曠達 淵明前雖亦有作曠達語之詩人，如十九首中之『今日良宴會，生年不滿百。』及曹操之短歌行等，然皆以縱慾行樂爲務，非若淵明之由淡泊中得來也。淵明爲人，亦極和藹，讀責子詩，言多謔戲，其慈祥可親爲何如耶？

（四）直爽 其詩中有云：『良才不隱世，江湖多賤貧。』良才不隱世，不以他人之出任爲非；江湖多賤貧，亦不以己之退隱爲是。可謂真率之至，其作品之妙，亦在真率一點耳。

（五）尊儒 淵明一生雖深受佛老之影響，然其進止動靜之道德基，未嘗不由經術中得來也。其飲酒詩曰：『少年罕人事，遊好在六經，行行尙不惑，淹留竟無成。』再讀飲酒詩末首：『羲農去我久，舉世少復丘。汲汲魯中叟，彌縫使其流。鳳鳥雖不至，禮樂暫得新。泗水輟微響，漂流逮狂秦。詩書復何罪？一朝成灰塵……』可見其對於儒道之篤信，當日詩家，多尙清談，假口老莊，蔑視禮法，惟淵明則最重道德之實踐，沈德潛推之爲聖門弟子，誠不爲過也。其在儒家道德中，表現

最顯著者：(a)樂貧『被褐欣自得，屢空常晏如』(b)慎取與：淵明雖窮乏不堪，然取與一事斷不肯苟且。深得孟子所謂『非其義，非其道，一毫不取於人』之旨。觀其一生歷史如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，偃臥瘠瘠有日矣。道濟謂曰：『賢者處世，天下無道則隱；有道則至。今子生文明之世，何苦自苦如此？』對曰：『潛也何敢望賢，志不及也。』道濟饋以梁肉，麾而去之。準此可見淵明之重廉恥爲何如耶？(c)重仁義：『朝與仁義生，夕死復何求？』此語殆由論語『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』化出。(d)道德責任心極重：讀榮木一篇，其進德之念，精進如何？詩中又有云：『但恨多謬誤，君當恕醉人。』夫酒醉之後，猶發如此警惕之言，其心可想見矣。

(六)多情 淵明因受大自然之薰陶，情意最爲纏綿悱惻，詩中幾無一不是真情之流露，其思親友者如『停雲』一篇，爲朋友間相思之情，何等密切？『閑情』一賦，雅致風流，殆將其理想美人全部繪出。『瞬美目之流眄，含言笑而不分』兩句何等透切？至如『激清音以感予，願接膝以交言，欲自往以誓結，懼冒禮之爲愆。待鳳鳥以致辭，恐他人之我先。』意惶惑而靡寧，魂須臾而九遷，願在衣而爲領……願在裳而爲帶……願在髮而爲澤……將男女鍾情之心理，分析之。

何等纖細！其譬失戀生活之痛苦則云：『若馮舟之失棹，辟綠崖而無攀。』亦極透切。此賦作者雖自認爲諷諫之作，顧其言風流雅致，深合人情。非其平日愛情之重，觀察人情洞悉細微，曷克臻此。吾故曰：淵明實一情詩作家也。淵明且極愛子，杜子美曾作詩嘲之曰：『有子賢與忠，何其挂懷抱。』嗚呼！爲此詩者，豈能測知淵明之深情哉！

### (三) 淵明之田園生活

淵明自幼卽愛自然，及長，因飢寒所迫，不得不外出求仕，以維持其生活。然世態日下，淵明深有所感，乃歸隱田園，復出焉。其歸隱之動機，論者不一。今吾將其詩中之所隱示者，羅言之：

1、仕途惡劣 淵明退隱，蓋以避世，而欲潔去就之分者也。飲酒詩曰：『日時向立年，志意多所恥，遂盡介然分，拂衣歸田里。』世路廓悠悠，楊朱所以止。

2、己道不行 淵明退隱，非真欲自棄於隴畝間，耕種以沒世也。特以力有未逮，道不可行，既不屑合流同污，遂不能不潔身以自好耳。讀其懷古田舍詩可知矣。其詩云：『先師有遺訓，憂道不

憂貧，瞻望邈難逮，轉欲心常勤……』

3、篤愛自然。淵明以仕宦爲違性，爲束縛，因此毅然退隱，蓋欲以接近自然而求解放也。歸田園詩云：『少無適俗韻，性本愛邱山。誤落塵網中，忽茲三十年。』又云：『久在樊籠裏，復得反自然。』其旨瞭然矣。

除上述三大動機外，前人更有謂淵明之所以歸隱，全因劉裕將移晉祚，陶氏世爲晉臣，恥復屈身異代。適當時督郵以束帶之事強之，靖節不肯折腰，遂託此出賦「歸去來辭」焉。此言梁任公深以爲非，以爲淵明之人品，若彼真率，爲仕與否，斷不在乎劉裕之王業隆與不隆。吾意此言殊過私斷。蓋淵明固極重儒道者，對於「忠」「節」二字當亦不苟。然則劉裕之事，豈能謂全與淵明無涉耶？

淵明之田園生活，最清雅可羨，詩中之描寫田園景色與生活者，如和郭主簿歸田園居讀山海經數首最爲精肖，茲不備錄。

#### (四)主張與道德觀念

淵明雖主自然，事事皆不尚作偽，然並不流於墮落，如近所謂抱自然主義者，若輩侈談自然，自以爲得，實則主張毫無，臨事則手足無措矣。此種可謂之浪漫，而不得謂之自然。若淵明則可謂之真自然，細讀其詩，可見其堅強熱烈之主張，實有高於常人萬倍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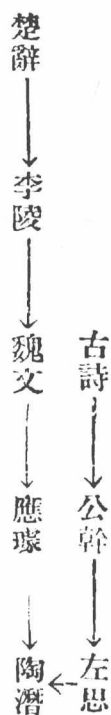
(一)勸農 淵明亦一農夫也。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雖耕作甚苦，其樂亦復陶陶。蓋其所欲者，享樂自然之景色也；爲自由之工作也。推其所好，乃欲人人皆有斯樂，故勸農之說尚焉。其詩曰：『哲人伊何？時爲后稷。瞻之伊何？實曰播殖。』舜既躬耕，禹亦稼穡。遠若周典，八政始食。』

(二)主儉樸 人生于世，原如逆旅之客，其所以不遽自戕以死者，毋亦欲一守天地之例，聽諸自然之處置耳。故人人能維持其生命已足，敝廬茅舍住之可矣，高堂華廈非所欲也；園蔬舊穀食之可矣，梁肉肥甘非所望也。詩中有曰：『敝廬何必廣？取足蔬牀席。』又曰：『園蔬有餘滋，舊穀猶儲今。』營已良有極，過足非所欽。』「過足非所欽」，可見其對於奢華之惡念矣。

(三) 善相惡對論 何者爲善？何者非善？世人以此評論事物者衆矣。然其所云善，果真善乎？其所云惡，果真惡乎？孔子爲善，自盜妬視之則爲惡矣。盜妬爲惡，然自其徒黨視之則爲善矣。善惡之標準，果何在？淵明亦曾存茲疑問。其詩曰：『行止千萬端，誰知非與是？是非苟相形，雷同共譽毀。』此言善惡爲相對的而非絕對的。凡事皆須相互比較，而後是非之觀念方生。然則孔子與盜妬其相形之差耳！此蓋受老莊之影響之談也。

## (五) 淵明詩之淵源

淵明爲詩之淵源，論者不一，或謂出自阮嗣宗，或謂出自應璩。詩品曰：『其源出於應璩，又協左思風力。』準此說，則淵明詩學之淵源，據詩品推之可如下圖：



考淵明之詩，雅意深篤，頗多激刺之言，實有似於左思。惟謂其學自應璩，則似不盡然。蓋應璩